

# 三彩风·文苑

## 赛里木湖情思

□赵克红

如此明净,如此澄澈,宛如偌大的一面明镜。望着你绝世的端庄和美丽,我被你奇绝的境界惊呆了。

赛里木湖,你的纯净是与生俱来的,你的美丽是浑然天成的。在阳光与沙漠之间,你选择了阳光;在现实与梦想之间,你选择了梦想;在荒凉与美丽之间,你选择了美丽。

我有些迟疑,不愿贸然去叩访你,担心自己会失去一个隽永的审美过程。对于心灵上觉得圣洁的东西,人们首先想到的往往不是占有,而是从各种角度去欣赏它、品味它,赛里木湖对我就是这样。从世俗中走来的我,不敢轻易抬步,生怕一不小心玷污了你。我竭力让自己保持平静,害怕一时疏忽惊扰了你……我静静地伫立着、凝视着,让

蓝蓝的天空投入内心,让更多的蔚蓝走进内心,让自私、狭隘、贪婪、世俗以及人世间的一切污浊统统消失。

走进赛里木湖的过程,对我就像打扫心灵的过程。赛里木湖,你给我的心灵带来多么大的震撼啊!

站在湖边,我看到了你的博大与深邃、淡泊与宁静。一阵和风吹来,平静的湖面出现了五线谱,谱写着一曲动人的乐章。和风吹入心田,让人豁然开朗,顿生羽化而登仙之感。

风光奇绝的赛里木湖,令人痴迷的赛里木湖,古时的丝绸之路从这里经过。千百年间,有多少商贾在这里露宿,有多少动人的故事在这里流传。这神奇的湖,这仙境般的湖,宛如一颗蓝宝石,带我进入美丽的梦境。

你被群山环抱着,那巍峨的雪峰、参天的石松、水草丰美的原野,还有原野上洁白的羊群,一幅多么令人痴迷的画面呀!你以翡翠般的色泽和纤尘不染的明净,使我体验到了一种圣洁,在你面前,我这颗被你洗礼的心,满是信徒的真情。这种纯净的超然,使自然和人生融为一体,我心中凝结着一种只可意会、不可言传的情愫。

朋友又一次催我返程,我极不情愿地挪动脚步,看定了你,向后倒退着、倒退着,我不忍心让你从我的视野里突然消失,我真的害怕这惜别的过程。

其实,惜别只是一种形式,心灵已镌刻了你的惊世绝伦,我永远铭记着的,是你那一望无际的美丽、明净和圣洁。

赛里木湖,我心中的女神!



(资料图片)

## 大美洛阳

□左海伯

光阴荏苒,我只是匆匆过客。

洛阳啊,还没来得及打开大门,真正进入你的府第,可我还是看到了你——

厢房的古雅,佳木的葱茏;  
身姿的曼妙,裙裾的华丽;  
举止的端庄,神态的安详。

我还没掀开你绣满牡丹的大红盖头,拍摄到你发髻的高贵,就已经倾倒在你的美轮美奂。

洛水东流,卷不走岸边的千年沉沙;  
拂尘轻拭,扫不尽经卷的历史轻尘。  
绝非粉墨,十三朝古都依然巍峨。

走在你的古老巷陌,山水田园,每一脚踩下的都是历史。

在周公定鼎之地,在孔子问礼之所,我读出了你的厚重。

在每个北风呼啸、冰冷刺骨的冬天,你从来都没有产生丝毫的绝望。

在每个乍暖还寒、燕子衔泥的春天,你总是给世界带来惊喜和繁荣。

鱼跃龙门,我相信没有什么鱼能跃过你。即便海中的凶猛白鲨,在你面前也只有望门兴叹。

单看那伊河两岸龙门岩壁上密密麻麻的大小佛龛,就能使所有的鱼眩晕。

好在卢舍那大佛的慈悲和微笑,可给失望的鱼儿些许安慰。

回望古都,群星璀璨。我仿佛看见白马在林中扬鬃奋蹄,看见孔子千里迢迢到洛阳问礼,看见老子骑着青牛西去……

我仿佛听到白马寺悠扬的钟声,听到太学里的读书声,听到牡丹开放的声音……

啊,洛阳,你的大美让我沉醉,你的厚重让我着迷。我还会再来,找寻历史的记忆。

## 琴殇

□尚昱霖

夜幕降临,在城市的水泥丛林中,在闪烁的霓虹灯下,在寒风怒号的大街上,在川流不息的车流中,有一个孤单的身影。

晚饭后站在阳台上看风景的我,瞥见那个孤单的身影蜷缩在街角,便下楼来到那人身旁。我首先看到的是他那乱蓬蓬的头发,褴褛的衣衫遮掩着那瘦得皮包骨的身体。他的背如一张弓,弯出了岁月的弧度,一双混浊的眼睛,很难让人看清他的内心。

他抱着一把破琴,那琴也老态龙钟,仿佛在向人们诉说着岁月的故事。这也许是他的乞讨工具,但奇怪的是,他并不像其他乞丐一样边弹琴边诉说自己的苦楚,然后眼巴巴地看着路人随意抛下一枚硬币。他只是抱着那把琴,静静地坐在那里,就像抱着他唯一的亲人,回忆共同走过的岁月。

月光将他的身影拉长了,长长的影子与各色光影交织成苍凉的背景,如梦似幻。就在这时,轻细的琴声响了起来,拨动了朦胧的月光,荡涤了污浊的空气。曲调似乎有些熟悉,我一时却又记不起来,只觉得琴声如水波一般荡漾在心间,荡漾在街道上。

琴声引起了行人的注意,几个人晃悠悠地走了过来,瞥了一眼,当他们准备扔下一枚硬币时,却看到琴师面前没有碗,便站在那里看热闹。他们眼神是冰冷的,表情是鄙夷的,甚至有一些厌恶。我不知道这种厌恶从何而来,但我知道,是城市生活给了他们后天的经验,却泯灭了他们的天性。

琴师根本不顾这些,他将那些鄙夷、不屑的目光统统挡在了心灵之外。他那枯柴般的手指,颤巍巍地拂过琴弦,释放出如泣似诉的情绪,路边的树叶随风飘舞,将月光割得支离破碎,将琴声伴奏得更加凄迷。

我茫然地站在那里,不知道该说什么,也不知道该做什么,脑子里一团乱麻……

第二天太阳刚刚升起的时候,我衣衫不整地奔出家门,去寻找那个琴师。在车水马龙的大街上,那个琴师已不知去向。阳光照在街边冰冷的台阶上,那把破琴还在那里,仿佛在向人们诉说着主人的凄凉。

我将那把琴带回了家,放在月光常可以照到的地方。也许在皎洁的月光下,它会奏出凄美的旋律吧……

## 母亲的纺车

□黄学友

我家老屋的墙上挂着一架古老的木制纺车,一看到它,我就会想起那艰难困苦的岁月,想起母亲艰辛的生活。

那时,我家老老少少六口人,只能住在两间阴暗潮湿的破草房里,房里除两个土炕、几个盛杂粮的泥瓮和母亲出嫁时带来的一只木箱外,还有一架木制的纺车。由于房屋狭小,纺车只好放在门口右侧的墙角里。

在我的记忆里,母亲大多数时间是与纺车为伴的。为了让全家人能有衣服穿,她没明没夜地坐在纺车前劳作。常常是深夜我一觉醒来,仍见母亲在纺线,小脚前放着一盏煤油灯,母亲就借着那昏暗的灯光默默地纺着线,她摇车、抽线的姿态很慈祥也很专业,在灯光的衬托下显得那么美丽。早晨,我一睁开眼,首先听到的就是嗡嗡的纺线声,那声音让我既伤心又感动。

冬天,刺骨的寒风钻进屋内,就像一把锋利的钢锥扎在母亲的身上。有时遇上下雪天,雪花被风吹进屋,还会落到母亲的头发上。时间长了,母亲的两只小脚被冻得青一块紫一块的,她实在忍受不住了,就烧一壶热水,倒进一只瓦盆里,然后脱掉鞋袜,解开裹脚布,把双脚放在热水里浸泡。母亲说,她的双脚在热水里,就像被烫的小鱼在乱跳。那时我还小,根本体会不到母亲的艰辛和苦衷,更不明白她为什么不自己的脚疼,而说像小鱼乱跳。长大后我才明白,母亲所说的“跳”是那样生动、那样形象。

母亲很善良也很要强,不管吃多大的苦,受多大的磨难,也从不流露出来。那架纺车不仅纺白了母亲的头发,纺满了她脸上的皱纹,也给全家人的生活带来了希望和欢乐。每当我们穿上一件新衣服时,母亲的脸上都会露出幸福的笑容。白天,我常坐在母亲的纺车前,看她把纺车摇得飞转,把雪白的棉花纺成细线。那一刻,母亲在我的心目中变得十分神圣、高大;晚上,我就坐在油灯前听她讲故事,听着听着就在纺线声中甜甜地睡着了。

我听着母亲的纺线声渐渐长大,母亲也开始慢慢变老。那架挂在我家老屋墙上的纺车,早已被岁月尘封了,可它留在母亲身上的病症,时常让母亲腰腿酸疼,这也让我们做儿女的多了一分牵挂。

在我的记忆里,那架古老的纺车一直在转动,纺车前永远都有母亲的身影。